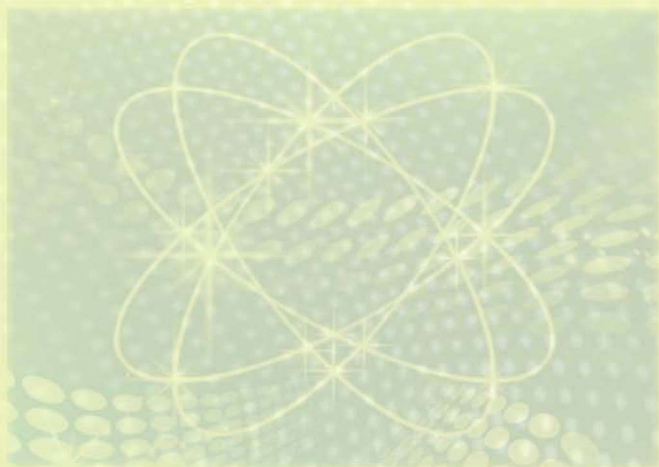


故 乡 月



目 录

叙事

葬 梨.....	1
绿色的风衣.....	4
新 坟.....	7
花 翁.....	16
殷红的牛蒡果.....	19
失 落.....	27
失去的沃土.....	30
良 师.....	36
世相四题.....	39
雨 中.....	47
小镇轶事.....	50
夕 阳.....	52
谁之过.....	54
课 桌.....	57
土 屋.....	59
净 土.....	63
溥沱河畔的故事.....	67
酸 雨.....	72
抒怀	
河之恋.....	78
母爱三题.....	81
农家絮语.....	87
冀土梦笔.....	96
文 殇.....	102

故乡月	107
村 戏	114
祖 父	119
二叔的故事	122
拾 薪	125
船 家	130
头 巾	133
海 碗	136
春 觉	138
夏 梦	140
秋旻	142
冬韵	147

叙事

葬 梨

村西地，是梨园。

靠梨园不远，便是我的家。村里有梨园那年，家里便有了我。

冬至，凛凛朔风抽打着梨园，黑魑魑的梨园，在寒风中娓娓嘶鸣。远望，灰色赤裸的梨树，神态傲岸，友姿威武，苍劲的铁干骨枝，直挺挺地刺向铅色的天空。

这些年，梨园败破凋零，极不景气。这年，年愈花甲的父亲，却承包了梨园。

父亲在梨园里滚爬了大半辈子，精于园艺，甚爱梨园。他喜欢梨花那如霜似雪的玉洁；他喜欢梨树那挺拔向上的精神；他喜欢秋梨那澄碧翠滴的丰实；他更喜欢梨园那一片阴凉和恬静。

梨园旁，在一棵极伟岸的大青杨树膝下，支着一片窝棚。窝棚呈三角形，蓬草被风雨磨蚀得白白净净，黑洞洞的窝棚像只蜷伏的独角兽。

那天，父亲在合同书上按完手印，腥红的印油尚未干，便兴冲冲地挟着被子，挤进窝棚。母亲嗔怪说，瞧急的，别让梨园里的树妖把你的魂儿勾去。父亲只抿着嘴，嘿嘿地笑。

从此，梨园便有了生灵的依托，父亲也被梨园焕发出第二个青春。

每天，当北斗悄悄把黎明拨亮，听到雄鸡高唱，父亲便闪出窝棚，顶着晨露，像个精灵，一溜踏进雾蒙蒙的梨园，去挥洒他过胜的精力和汗水。

其实，父亲原不务农，在京城教书。闹饥荒那年，耐不住饥腹咕鸣，便信手拈来一张日历纸片，胡诌一首打油诗于上面，贴在墙上。诗曰：“凄风苦雨奈何天，教书匠们最堪怜，五口之家生计窘，卖书偷得买米钱。”结果，这首打油诗，险些把父亲打入地狱，父亲惶惶无措，便辞了那份文不裹腹的差事，带着我们全家，奔回乡下老家。

父亲不谙农事，却略晓园艺，回村那年，队里派他进了梨园，当了园丁。父亲也便与这梨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梨园至此年年硕果累累，秋实茂盛。父亲也有了小小名气。一次有个外国考察团来梨园参观，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外，不断拍着父亲的肩膀，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连连称赞说：“你，真了不起！”还搂着父亲照了张快相，合影留念。哪知，在红海洋那年，有人告发，说父亲和老外一起照相，明目张胆地里通外国，是大大的国际特务。父亲便尽受煎熬，终是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的父亲，却每每牵挂梨园，终日倚在家门阶前，面向梨园，痴痴地望盼。悲凄、惆怅在父亲的目光里流闪。

终于，父亲又实现了他的寄望。打父亲进了梨园，梨园便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荷，益日绽露出它迷人的风采。

三月阳春，梨花争相怒放，梨园雪海勃勃。恋花的蜂群，急躁躁地蜚伏在淡青的花蕊里，贪婪地吮着花乳，亮翅抖得嗡嗡作响。

仲夏，梨园里叶稠枝翠，树影婆娑。碧葫芦似的梨儿，拳拳缀满枝头，在徐徐熏风中摇曳，闪烁。

又一个好年头，父亲苍老的脸上，溢满由衷的喜悦。

这日，阳光下的梨园，斑驳淋漓。大青杨树上，几只鸣蝉不知疲倦地鼓腹高歌。父亲有些劳累，侧卧在树荫下小憩。

不知啥时，阵阵阴风骤起。须臾，黑压压滚来一片乌云。低吼的风云呼啸着，翻舞着，撕掠着冲进梨园，刹那间，雷电交融，如天崩地裂，瓢泼大雨，裹着卵似的冰雹，当空劈头盖顶地倾泻下来。

雨雹把昏昏欲睡中的父亲猛然激醒，惊恐中的父亲连滚带爬地跌进窝棚。稳定了神，父亲方感到苍天降临了一场灭绝人性的灾难。再看梨园，父亲倒抽口凉气，浑身颤抖，枝繁叶茂的梨园，瞬间变成秃枝寒树，疤痕遍体的青梨落满一地。父亲悲愤地大叫一声，奋不顾身地扑进雨雹中，扑向梨园里。

父亲跌跌撞撞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下，双手捧着几棵青梨。这梨儿是他日夜的希望，是他心血的结晶。那裂伤的青梨在他手中抖动，酸涩的汁液从青梨的裂口中源源渗出。父亲的心头也在滴血，他怒视苍空，痛泪横流。突然，“扑通”一声，父亲朝前栽去。

黄昏，父亲拖一把锨，沉重地趑出家门，默默地朝梨园走去。母亲不放心，让我尾在父亲身后。父亲定定地站在那棵大青杨树下，被冰雹脱落树冠的大青杨，仍极伟岸。父亲立了许久，便在树旁一锨一锨挖，动作迟缓而有力。那树旁终于陷出一个很大的坑。

我问父亲挖坑干嘛，父亲沉闷地说是在挖坟。给谁？给那一片青梨儿。我愕然。

父亲蹲在地上，把那青梨一个个拾起，轻轻抹掉上面的泥水，兜在衣襟里，再倒入那座为它们挖好的坟坑中。

一弯勾月，悬挂浩空。那坟坑里的颗颗青梨儿，像无数个婴儿在襁褓中安睡，父亲怕把它们惊醒，把土一锨一锨，慢慢地挥落下去。

父亲是那样的温厚、淳朴、善良，我想。望着父亲消瘦的背影，我咽咽地叫了一声父亲，说回家去吧，不知是我没叫应，还是父亲没听见，父亲望着那片黑沉沉的梨园，始终没有回头。

绿色的风衣

大壮与丫丫同一村，是近邻，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高中毕业后回村后，经媒婆撮合，双双定了终身大事。大壮家盖了三间新房，添了套新潮家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天黄昏，大壮爹对丫丫娘说：“亲家母，头麦秋，把孩儿们的婚事办了吧。”

“行，亲家公，您瞧着办吧。”丫丫娘乐呵呵地说。隔日，丫丫娘在家门口对大壮爹说：“亲家公，丫丫说，现在风天，城里年轻人兴穿风衣，让大壮再给她置件风衣吧。”大壮爹堆着笑脸，喏喏地说：“好，好，赶明儿谷雨，是集日，我让大壮去买。”

谷雨这日，冥冥沉沉，云暗天低，布满阴霾。乍暖的风，噙着一丝凉意，袅袅拂吹。须臾，暖风化落一场蒙蒙细雨，泛青的白杨，垂金的杨柳，鹅黄的野花，葱碧的麦苗，尽都在朦胧雨雾中陶醉。

大壮心中躁浮，耐不住寂寞，想起昨晚爹的话，让他到镇里赶个集，卖点小葱，好凑个钱数，为丫丫买风衣。于是，他急忙奔到屋后园田里，拔了几十斤葱，披上块乳白色的塑料布，光着脚板，抄起秤盘子，推着独轮车出了家门。

车上盛满的小葱，白梗翠叶，绽青挂绿，水气十足，鲜灵灵像一根根玉簪，诱得人真想折两把，塞进嘴里嚼吃。

大壮推着独轮车，在凹凸不平的田间小路上迤迤盘行。小路被细雨浸得湿润润的，绵绵的像钻出无数只小手，轻轻地挠他的脚心，痒酥酥地直透心田。

走出田间小路，踏上柏油大道，刚拐上去镇里的那座小桥，便听到一声脆滴滴的唤叫：“喂，小葱卖么？”大壮放稳车，拨转身，见一位和丫丫个头差不多的姑娘，满脸笑靥，站在他身后。姑娘披一头

齐肩黑发，刘海下闪着一对杏眼，身着一件墨绿色的风衣，细雨和风中，显得格外俊俏、潇洒、飘逸。

“我就给丫丫买这样一件颜色的风衣，丫丫穿上，一定比这位城里姑娘还好看。”大壮想。

“称二斤葱，可给足分量，别缺斤少两的。嘿，多少钱一斤？”姑娘高嗓门地问了句。

大壮醒过梦来，忙说：“三毛钱一斤，多了不给，少了不卖。”

姑娘一听，嘻嘻笑道：“我在市场管理处当物价员，各种菜码都知道，今儿集市公价，小葱儿二毛五一斤，你蒙不了我。”说罢，一双葱白似的嫩手在小车上扫荡一阵，挑好两把葱，扔进秤盘里。

大壮实不知集市上的行情，也无心与这位姑娘划价，便笑嘻嘻地提起秤……咦？咋没带秤砣，大壮傻了眼，羞得满面酡红。见姑娘没介意，大壮赶忙说：“不用称了，这足有二斤，您给两毛钱吧。”姑娘疑惑地瞅了他一眼，掂了掂那把葱，说声“谢谢”，便扔在秤盘里二毛钱，转身离去。大壮忽地想起什么，忙喊道：“那位姑娘。”那姑娘纳闷地回过头来问啥事。大壮不好意思地说：“请问，您这件风衣打哪买的，多少钱？”“在镇上买的，三十八块。”姑娘头也没回地说着走了。

就给丫丫买这件风衣，大壮一路痴痴地想着风衣，来到小镇集市上。

几阵风，把雨雾吹散，方天透出明。赶集的人很多，大壮瞅准空，挤进一个摆地摊的角落，刚放稳车，一位留小胡子的市场管理员蹇过来，收他五毛钱的地摊税。大壮没辙，只好掏出刚卖的二角钱，又倒贴上三毛钱，没好气地递了过去。大壮狠狠地在心里骂了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心里骂着，就想吆喝两嗓子，“卖小葱喽！”一

句吆喝，刚到嗓子眼，便急忙闸住，没敢喊出来。没个秤砣，怎么称呢。嗨！一赌气，大壮便倚在小车把上，抽开闷烟。一盒烟，不见多，只见少，昏昏的日头，挪到中天。小葱没了鲜灵，少了水气，蔫蔫地伏在车上。

风，慢一阵，紧一阵，刮起许多尘埃。赶集的人越来越少，大壮正犹豫是回家，还是在这儿蹲到天黑，一位靠他不远的小贩，像看透他的心思，蹭过来与他搭讪，说做买卖哪能没半点酸辣，要愿意，一毛五一斤，把小葱兜走包圆。大壮肚子一阵咕咕饿叫，便应允。小贩急忙付了钱，说声“改日见”，把一车小葱揽了过去。

大风越刮越紧。大壮推着车，沿着小镇街道两旁的商店边走边看，终于买到一件墨绿色的风衣。他把风衣展开，上下左右看了数遍，才满意地把风衣放在车上，如同放下一件沉重的心事。他想起还没吃饭，应该来上两个火烧夹肉，再喝碗胡椒酸辣汤。他琢磨着，掏摸着裤兜，钱花光了，仅剩几个钢儿。“操的，回家。”大壮骂了声，推起车，披着风，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突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大壮顶着风沙，紧把着小车，趑趄趑趄地踏上那座小桥，斜面一阵疾风，“唰”的把车上的风衣吹起，像猛然间盛开的一朵绿牡丹，飘然随风而去。大壮眼快手疾，扔下车，探身伸手一把揪住风衣，风衣顺反风旋开，劈头遮在大壮头上，大壮只觉一片黑暗，收不住脚，一头栽下桥去……

大壮出殡不久，一辆红色小轿车悄悄载着丫丫，远嫁他乡。

新 坟

杲杲烈日吐着晃晃的火舌，炙烤着村庄、树木、田野和那百里扬长的防洪大堤。天气灼热得像被火炭烹，被沸水煮，被浊气蒸，欲死不能，欲活不成，口干舌燥，心里发焦。

靠河边有块稀稀薄薄、荒荒落落的黑豆地，水肥不足、营养不济的豆苗，长得抽抽矮矮抠抠搜搜蔫头耷脑没了一点活灵气，打了卷的叶子有些枯黄，吊着像僵死的蚕娥翅膀。

地里有剃光头看不出是多大年纪的庄稼人，光着膀赤着背，不捂不挡不遮不拦，就那么当空顶着毒日锄草，腰弯得如一张欲折的弓，憔悴的脸腊黄腊黄，膀背黝黑。一条肥硕的青色挽裆短裤浸满了一圈圈灰白的汗渍，不时有股呛人的汗馊味从抖动的裤裆里窜出来飘散开去。两行错落有致的脚印甩在身后松松款款的豆垄里。

已是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却仍不肯歇手。撂过去，这么几亩地早脚踢手扒拉地干完了。可今天锄头像铸了铁、灌了铅，死沉死沉的举不起，抡不开，搂不动，只觉得浑身酸懒，头脑晕乎，双目发紧，肚子又疼涨起来。他不得已歇下手。就那么锄头顶地，锄把顶着肚子，抱拳当胸，三角架式的把自己支在豆垄里抵抗着疼。

然而，一股扎扎啾啾的难受劲终使他捺耐不住，就扔掉大锄佝偻着身躯慢慢蹲下吐了好一阵子，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把几口酸溜溜粘嘟嘟的痰液无力地吐在豆眼里。

他抹了眼里挤迫出的泪花，直觉得，想哭想笑想喊想叫想打想闹想蹦想跳，单单没想到死，一股再也无法抑郁的烦躁，憋闷欲语难言的愁怀情愫直涌心头——哇，哇哇。他声嘶力竭地朝天怪叫了几声。

原来是个哑巴。

哑巴跟兄嫂长大。兄嫂相继病逝后，便和唯一的侄子相依为命住在这老庄户院的两间破北房里过活。

看这一老一小两光棍顿顿嚼生的吃凉的，仨饱俩倒混天黑，隔院的胡寡妇着实不忍，便动了积德的善心，常跨过院来帮助叔侄俩烧烧饭，做做菜，缝缝连连地显得随和亲热，倒像是一家子人。这么将就着对付着日子，不管好赖，穿的衣衫，盖的被褥，有人帮着做帮着拆帮着洗，粗食淡饭的也能吃个熟的喝口热的，塞个半饱填个肚圆，倒也乐得个泰泰安安。

哑巴憨直敦厚，可心里明明白白也看出个远近，见胡寡妇对侄子好对自己好心里很是高兴，抽个空拐个角绕个弯常到胡寡妇的地里园子里，点点种种地卖些傻力气。没事儿便牵着侄子拎着筐去河套里，挖甜根草摸泥鳅捞冰葫芦，不知怎么哄着侄子玩才好，把一片瞎心都疼在了侄子身上。

一晃儿，侄子大了心眼多了想女人了，经乡亲们撮合娶了一房媳妇总算停当了家业。哑巴便住进那间放农具堆破烂的小西屋里。

老实说，他侄子全靠哑巴才撑支着这个家业。

生来失聪不会说话的哑巴长就着一副好命相：阔鼻梁，厚嘴唇，卧蚕眉，单凤眼。别看他愣愣磕磕邋邋遑遑的，实在比一些能说会道的人还聪敏灵慧。不管啥活啥手艺啥把式，哑巴一看就通一学就会，从不惜力气。一记事他就跟哥哥土里爬地里滚轰驴赶牛；稍大，又给哥哥拉犁耨耩打下手，割、耨、锄、耕，凡是农活样样都能拿得起来。他点种的棒子像小媳妇纳的鞋底的针眼，密匝匝的显得那么俏；他拾掇的菜园子赛大姑娘绣的花样水灵灵的透着鲜。那双粗糙爬满硬茧的大手更是灵巧，一络细软的铁丝，几把柔嫩的柳条，在他手上弯来绕去不消两袋烟的工夫就编织出一把小巧玲珑满有点工艺品味的箬篱。

哑巴还有一手屠宰的好工夫，村里人们逢年过节赶集日杀猪宰羊的，都请他叫他找他帮忙，忙活大半天少不得送上他二斤猪肉或一小嘟噜下水或几个羊蹄子，作为辛苦的酬劳。侄子也就有做的有吃的，锅里总没断了油腥。

眼下喂猪的多了，放羊的多了，杀猪宰羊的少了，都大大咧咧的花钱买肉吃，也就不需要帮忙，也就少了肉丁，也就没了油腥。

这么又嘞又吐用手掐使锄顶去了些疼好受了点，哑巴便拄着锄慢慢直起身舒开脖子长嘘一口气。打割麦子起，肚子就冷一阵热一阵疼一阵地没好受过。他打小惯了没那么娇气，不知什么叫生病，只道是吃的不对劲喝的不合适，着凉闹肚子全不当回事。疼得实在受不了便拽个枕头横在炕上朝上面一趴，来个恶病恶治。

一天天眼见着哑巴减了饭量没了精神少了力气。侄子怕耽误了地里的活，顾不得带哑巴去县城医院请大夫看病，只把村里偷偷看风水算命卖老鼠药的胡半仙找了来，号了号脉，说是肠胃不合，一点小毛病吃上些药就好。侄子拿着胡半仙开的药方，托人买来点药塞给了哑巴。药吃了几回不顶劲不止疼不去病，哑巴也就不再吃，撂在了一边，硬撑着沉重的身子蹒跚着下地。

那是哪年秋后呢？反正麦子还没种就把地又分到户。那天天气沉沉的笼罩着一片阴霾氤氲着一场绵绵秋雨。侄子怕雨后地湿，耩麦子时滚了浆错过农时误了地直犯愁，见那边王老憨的地都种上了更是着了心慌了心，便不管刚刚收完玉米十分劳累的哑巴，就又提来了多半口袋麦种。哑巴一跺脚哇哇叫着，撇下草帽甩掉裤褂，只穿一条短裤衩就赤膊上阵干了起来。哑巴一口气干到残阳西落把那块地耩完，把拉耩的牲口累得汗雨淋淋毛都打了绺，他反倒觉得浑身还有的是力气。

想起当年，自己是何等的有那雄性的劲力，心中便汨汨地涌起一股热的冲动。

还剩几垄地没锄完，哑巴吞口气提起神，展开锄刚要搂，横眼扫到地界另一边的豆地早锄的利落干净。那就是村里数哑巴最瞧不上眼的光棍王老憨的地。想起王老憨哑巴胸中就腾跃起一团无名火。要不是这东西瞎掺合，胡寡妇怎会不来了呢？侄子也不会……

那天中午胡寡妇又趲过院来合面烧火帮助贴玉米饼子，大热天烟熏火燎得胡寡妇不断撩起衣襟煽风，绷得圆圆的臀腰上亮出一条白生生的嫩肉皮来。哑巴悄没声地进屋从缸里舀起一瓢凉浸浸的水举到嘴边倾头待要喝，一眼瞅到那白花花的肉就活活地把眼珠粘在了那里。自此，哑巴一见到胡寡妇，两眼就偷偷地被抻到她的腰胯上，一想起她那处白白的腰身就从脚底下突突升起一团什么，打那，哑巴帮助胡寡妇干活的两腿跑得更勤了。

可是，那回胡寡妇又来帮他们洗衣裳，侄子便不由分说粗暴地从她手中夺了过去，瞪着眼冲胡寡妇不知嚷嚷了几句什么，胡寡妇便红着脸噙着泪走了。一走再也就没有来。

侄子为什么那样对待胡寡妇？那天在地里，哑巴只看到王老憨低头搭耳地和侄子咬耳根子，回来的路上，侄子就沉着脸没了高兴，一眼也不愿看他。哑巴隐隐地觉得侄子不高兴是因为他，又好像是因为胡寡妇。侄子成家后，胡寡妇更少看见了，偶尔碰到哑巴她也是佯装没看见地走过去远远地避开，全没了以前那慈母般的热情。

哑巴纳闷终是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哑巴碰到王老憨就哼哼着斜着眼撇着嘴根本不搭理他。

咕噜——哑巴的肚子里一阵叫后又冒出股水酸溜溜地溢出嗓子眼便狠狠地啐了出去，好像啐出的那口痰液就是王老憨。

哑巴艰难地又锄了半天儿再也没了力气。炎阳烈烈地照着，他口中有些焦渴，仍是不见送水的侄子的身影，就停下锄望向那条河。

那是驰名于河北大平原的滹沱河，以前绿波翻滚，碧水连天。河里有打不完的鲜鱼捞不完的白蚱摸不完的水菱角。河口上有条船，哑巴在船上摆渡了十几年。眼前，枯干裸露的河床凸凸凹凹坑坑洼洼沟沟坎坎深深浅浅的尽是细细的沙土一眼望不到头，赤日下河床里金闪闪银灿灿地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像条白色的巨蟒蜿蜒横亘在那里。

宽宽窄窄的河套足有二三里之遥，空空旷旷地躺下一片阒寂。两条沟壑清晰的车辙如同两条颤颤的长长的纤绳顺大堤直投过河去，拴在尽头的是一大团蓊郁的浓荫。几缕青黢黢灰蒙蒙的炊烟从隐没在浓荫深处的屋脊上袅袅升起，淡淡地融尽在一抹蓝天中。

那团浓荫里便是哑巴的村庄，他的家。

自分了地，哑巴就像牛一样驴一样的没白没夜地干，年年侄子他们从地里背回来几千斤粮食几百斤菜，可自己吃的仍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衫，盖的是粗布被褥，住的是那两间破北房。那是开春吧，侄子在村边上一下一起三间新瓦房，外加一圈红砖花墙，盖了座方方落落的大院。从此，这新院门便把哑巴隔在了那老庄户院，哑巴就从小西屋中又挪进那两间破北房里。一日三餐，哑巴像个要饭的蹭蹭到侄子那头去温饱肚皮。

骄阳快近正午，肚子一阵疼，疼得哑巴一手拄着锄头一手捂着肚子，猫着腰趑趄趑趄走到地头躺倒在那棵歪脖柳树下。

千万枝柳条静静地垂着纹丝不动，斑斓的影子一道道印在他那没了血色多了腊黄的脸颊上，就像一道道紫黑的鞭痕。这不脆不硬又柔又嫩的长长的柳丝又勾出他一段说不出的心事……

去年正月，村里建起了手工业副业摊，三间库房修修抹抹地成了箬篱加工厂。堂堂的村主任过去的大队长，客客气气地把哑巴恭恭敬敬的请进厂，带起徒弟当了师傅，并连说带比划，像划拳似的总算让哑巴明白了每月给五张大团结，年根儿再算总帐。直把个哑巴乐得美滋滋的绕着村里，逢人便比比划划伸出五指一巴掌晃着叫着，高兴了大半天。

村里有了这个副业摊，不常出来走的胡寡妇想使个筐用个笊帚的常找哑巴帮她做，她见哑巴把那捞饺子的箬篱编织得像拧麻花似的那样容易，于是没事就扭扭撒撒地来到这，一屁股坐在门坎上撕拉撕拉地纳着鞋底扯着闲话看哑巴编箬篱。一扫往日的疑嫌和戒心。

也怪，胡寡妇的身影一晃到厂门口，哑巴脸上立刻绽开笑容溢出光彩，乐滋滋地高兴个没完，手上的活竟干得又快又好又麻利。瞅个空，冷不丁地也敢把眼直勾勾地往胡寡妇丰腴的腰身上使劲地盯上几眼。几个徒男弟女看出点意思，就背着胡寡妇把两个大拇指往一处一并挤眉弄眼地和哑巴逗，哑巴马上顿悟便窘得面红耳赤脖子粗，心里却痒酥酥地从嘴角上悄悄地漾出一丝得意的笑。那股憨傻呆痴劲逗得大伙忍俊不住就开心地放声大笑憋也憋不回去。胡寡妇边做针线活边也斜着眼莫名其妙地看看哑巴又看看人们，琢磨着自觉没有好意，就骂向大伙说：“你们笑个没完，是不是喝了笑老婆尿了。”说着骂着，不由得也跟着大伙笑起来。

临近中秋，胡寡妇一直没来没露面也不见了她的影。哑巴心神不定，像丢了魂失了魄没了主心骨，手上也就慢慢腾腾地做不出活来。

十五那天，艳艳的秋阳，缓缓地透进窗直射到屋角。哑巴毫无心思地懒懒地坐在凳子上“梦游”，忽见徒弟们扔下活笑着挤着朝门外拥去，像是有了什么新鲜事儿。哑巴也腾起身，手不停脚不慢地走出

门来定神一看，呵，娶媳妇的。但见在一群吹鼓手的后面有辆娶亲的彩车披红挂绿的打门前过，彩车里端端正正地盘腿坐着一位身着藕荷色大花夹袄的新娘子。车前马后簇簇拥拥地挤满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马车走近，哑巴睁大眼细细地望去，咦？这新娘子好面熟……啊！这不是扰得他吃不下躺不安弄得心烦意乱的胡寡妇吗？她……骤间，哑巴像是浇了一头冰水呆了愣了傻了木木地被钉在了地上，心里喷发出一团难捺的悲恸。

难怪，他活了大半辈子还不知道女人是咋回事，女人是啥滋味，女人怎么就生生地从大肚子里掏出个孩子来。

哑巴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冥冥蒙蒙中，倏地看见红袄绿裤的胡寡妇笑着朝他招手跑来，迎迓的风儿调皮地撩起她的衣襟，露出白生细嫩嫩香腻腻的肚皮闪着光洁十分亮眼。哑巴情激欲奋急忙朝她飘忽忽地奔去，突然眼下闪出一道白光早已飞似的跑到了河边收不住脚，想喊喊不及，想嚷嚷不出，想呼呼不应，就一头栽进滔滔滚滚的河里沉了下去……

一阵翻肠倒肚的疼使哑巴渐渐地苏醒过来，睁开了眼。昏昏黄黄忽明忽暗闪跳着的灯花下，侄子和几位老乡亲坐在炕沿边儿守望着他，胡半仙三指压在他的手腕上号脉，闭着眼就像是入静，乡亲们对侄子在说着什么，是说他的病像中暑，像伤风，像闹痢疾，像食物中毒，到底像什么谁也说不清。人们见哑巴醒来就打着手势安慰他说不要紧，好好养很快就会好起来，之后便纷纷离去。

侄子从桌上摸过一包药，就着灯亮儿眯着眼看了看放在了他枕边，又端起一碗温热的汤面端到他脸前，哑巴灰歪着身挣扎出头够着碗边，稀溜稀溜地强喝进两口汤，清汤寡水没滋没味喝不进咽不下恶心地又吐出来，根本什么也不想吃，便又扔下身把头灰歪在枕头上朝

侄子摆摆手让他去忙。侄子告诉他明天就去请大夫别着急好好躺着便拨转身隐没在灯影里。

哑巴蠕动了一下，使尽力气探出两指，挟起那药包看了看，捏了一粒嗅了嗅，见仍是上次侄子送来的那吃了不顶疼喝了不去病的球球蛋蛋的黑不溜秋的小药丸，便扔在了一边。

哑巴望着落满尘埃黢黑昏暗的屋顶，又想起了胡寡妇……她出嫁那天哑巴回到家来想买点什么送给她又不知买什么才好，便想送去一沓钱票子以表他们叔侄的情意，便去找村主任要工钱，这才知道月月工钱早让侄子拿走了。哑巴说什么也不在箴篱加工厂干了。谁也说不清他为什么，他也就依然再吃粗食，再穿旧衣衫，再盖破被子，再住老北房。

侄子，侄子，侄……他记不清是哪年冬天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场大雪，十几岁的侄子偷偷摸摸一个人跑到封冻的河面上砸冰葫芦，不小心滑了一跤崴了脚，立时脚脖子肿得像那肥肥白白的猪肘子。他看不了侄子疼得龇牙咧嘴的泪脸，急忙借来一辆毛驴拉的小辕车把侄子推到乡诊所。一大晚他才又忍着饥顶着寒，像驴一样拉着车把侄子拉回家。

侄子说挨过今晚明天就去请大夫，再忍一忍吧。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疼劲小了，也就觉得浑身舒坦开了，也就像是没病了。

窗外子夜下的花椒树树叶抖动了一下，哑巴扭向窗痴痴的望出去，那花椒树还是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种的呢。花椒树使他不由得想起了死去多年的兄嫂。没了嫂子时也是在这么个黑天瞎火的夜里，病得奄奄一息的嫂子无望地拽着他的手，瞅着哭得泪人似的小侄子和他，嘴角抽动了几下不知要说什么全都说不出来，干涸的两眼就那么巴巴地望着这对不幸的叔侄俩，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想起嫂子就又想起哥哥。